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三九・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卷一百二十四至卷一百八十四) [明]嚴衍撰

E280/09

資治通鑑補

四

〔明〕嚴衍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
二年盛氏思補樓活字印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五一毫米 寬二四八毫米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宋紀六

起元嘉十九年盡
元嘉二十三年盡

後學吳郡嚴衍補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壬元嘉十九年

魏拓跋嘉太
平真君三年春正月甲申魏主靈備法駕詣道壇

受符篆旗幟蓋青白是每帝卽位皆受篆

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篆也隋志曰道主受

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篆次受三洞篆次受洞玄篆次受上清篆

皆葉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錄在其間文章詭怪

世所謙之又奏作靜輪宮

水經註靜輪宮在道壇東北

不聞鶴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太子亮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

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諫之所言請因東山固

仞之高爲功差易魏主不從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乘敦

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

且末漢故國在

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土卒經流沙渴死占大

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譖修城府安集故民寶昌之

孫也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闢突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爲柔

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

死

營陽王堅平元年契

契弟和收餘眾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

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甯白力二城

李延壽曰高昌屬有四十六城

交河田地高甯白力號載等遣使請降於魏

大刀

蘇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刀

等

遣使請降於魏甲戌上以疾愈大

赦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澠白水

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荀宏祖守蘭皋

元豐九域志陝州將利縣有蘭皋鎮按五

度日武興西北有蘭皋戍去仇池二百里

水據在上縣縣東南

和將軍兵爲後繼方明與宏祖戰於澠水

澠水據在上縣縣東南

武街城故下葬劉裕

武街城西北縣道元日

大破之斬宏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

和將軍大將軍

尋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係威初難當以其子虎爲益州刺

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

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

地立楊休熾爲楊元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

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爲雍州刺史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方明辭不拜

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後

胡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卽真道傳誤丙寅魏主靈

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後

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龐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休宗自

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

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

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爲楊難當報仇

甲

戌晦日有食之唐契之攻闕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

與之其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

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率柔然無諱據高昌

其常侍犯憲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考異曰朱紀甘肅在六

卯魏立皇子伏羅爲晉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吳

王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魯元

卒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魏主素之爲太子也魯元給侍東

宮恭勤盡節魏主甚親愛之及卽位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

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善由是公卿咸親附之

丙申詔督修孔子廟及學舍廟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並

種松柏六百株 李寶造其弟懷達子承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

爲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

四品以下聽承假授 雍州刺史晉安惠侯劉道產卒道產善

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

制者皆出緣河爲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請歸皆備裝經號哭追送

至河口未幾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

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 魏主靈使尚書李順差次羣臣賜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思慮機

爵位順受賄品第不正是歲涼州人徐榮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

庇沮渠氏而欺誤國賜順死

釋元嘉二十年

平真四年

思慮機

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

龜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鄆將軍彊元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

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眾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

魏魏遂取仇池楊保藏走 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津入紫宮

不可勝數 丙午魏主登如恆山之陽三月庚申還平城 壬戌

烏洛侯國遣使如魏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縣北去代四千五百步之里

北勿吉在高麗之北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

烏洛侯東夷也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

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
魏主靈遣中書侍郎李徵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
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保宗弟文

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

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

苻達等皆楊氏官屬也

魏河間公齊傳云拓跋者騎兵起遼走達追擊斬齊因廢白崖按後

魏河間公齊傳云文慈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薛曜吳龍等帥氣

助文德斬龍擒亮之氐遂平以功

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

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考異曰宋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靈如陰山 五月魏

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

戰於汧城

文德退走皮豹

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

戰於汧城

文德退走皮豹

子督關中諸軍至下鄆聞仇池解圍欲還留遣人謂豹子曰宋人

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

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

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

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

五

志武都郡界堤縣西綫之南五部縣也魏又置武陽郡及葭蘆縣

後周皆併入營堤縣後魏曰營池山在唐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

縣志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

持於此直葭蘆城後於此置縣以任朏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氏多

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

仇池滅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 九月辛丑魏主靈如漠南甲辰

捨輶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賓爲四道梁安王範建甯王崇各統十

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

督十五將爲後繼魏主至鹿澤谷
鹿澤谷即鹿原之谷也本高麗洛水
北其東卽週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反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尙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虛盛其眾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鄆既而獲柔然俟騎曰

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眾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怒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驕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剽竊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

責治通鑑補
文帝元嘉二十年二十二年
以水灌之令東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眾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閉公齊救之道盛敗死甲子魏主盡還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

軍機總統百揆考異曰宋宗廟傳兒與大臣崔氏姜氏不睦崔慈之元高祖人有道術見使禱七日七夜佛狸乞其祖父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譖我太子佛狸驚覺下酒謂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廟紹百王舊例自今以正事無巨細必聽太子然後上聞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事節小異今從後恭禮
時朝請饗宴朕前諭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勦職更舉賢俊以勦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是歲詔州郡水旱傷民稼大饑遣使開倉賑恤給賜糧種

甲元嘉二十一年
舊作歲太和五年
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

考異

辛酉耕田大赦下有戊午
王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

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叡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臣儀與表同古弼爲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盡欲奏其事

據北史古弼傳時上谷人上書言

賜貧民蓋土谷非代都甚遠遠未嘗置苑囿於其地而道武帝把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塲之西山虧輪數十里天興六年幸南平城根度澗南貢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宮至天興三年遂築臺南宮閣引澗穿池廣苑圃所謂太實者此也不在上谷

當以北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圖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史爲正

陳聞忽起掉樹頭掣下牀搏其耳戲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捨幕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

魏主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謂魏主召入謂曰昔聞築社之役蹇蹠而築之蹇而願達也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自今以後

責治通鑑補
文帝元嘉二十一年
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顧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三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戊申魏主薨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男女皆遣詔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盡心惡之及將翼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

勢而無功不如廣農積聚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

繫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繫矯詔易其期魏主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繫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魏主不從繫以單出無功請治作活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活何罪也浩以繫矯詔事白魏主魏主至五原收繫囚之魏主之北行也繫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繫聞尙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識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識書事連南康公狄鄉繫高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繫在勢要好作威福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繫分之既死積其家財巨萬魏主每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戾王不以憂卒初魏太宗築白臺高二百餘尺魏主嗣泰常二年秋七月乙酉起白臺於平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不默有喜色及不卒道秀亦坐乘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勘以忠孝王之間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九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庚辰魏主鑿廬園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庚寅以侍中領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爲太子詹事辛卯立皇子宏爲建平王三月甲辰魏主鑿廬還平城癸丑魏主鑿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州定三州爲營

戶土谷渾王慕利延兄子達代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達代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沮渠無諱卒其弟安周代立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眾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靈從之是月連雨水詔有司各隨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書裕州後周改曰終州八年乙丑魏主靈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弱悉以弱者給之魏主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莫先斬此奴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不備不虞不虞之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黃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宋紀六九思惟權城南高二十丈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不默有喜色及不卒道秀亦坐乘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勘以忠孝王之間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九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庚辰魏主鑿廬園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庚寅以侍中領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爲太子詹事辛卯立皇子宏爲建平王三月甲辰魏主鑿廬還平城癸丑魏主鑿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州定三州爲營

戶土谷渾王慕利延兄子達代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達代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沮渠無諱卒其弟安周代立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眾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靈從之是月連雨水詔有司各隨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書裕州後周改曰終州八年乙丑魏主靈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弱悉以弱者給之魏主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莫先斬此奴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不備不虞不虞之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黃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宋紀六九思惟權城南高二十丈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不默有喜色及不卒道秀亦坐乘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勘以忠孝王之間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九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庚辰魏主鑿廬園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庚寅以侍中領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爲太子詹事辛卯立皇子宏爲建平王三月甲辰魏主鑿廬還平城癸丑魏主鑿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州定三州爲營

戶土谷渾王慕利延兄子達代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達代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沮渠無諱卒其弟安周代立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眾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靈從之是月連雨水詔有司各隨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書裕州後周改曰終州八年乙丑魏主靈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弱悉以弱者給之魏主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莫先斬此奴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不備不虞不虞之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黃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宋紀六九思惟權城南高二十丈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不默有喜色及不卒道秀亦坐乘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勘以忠孝王之間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九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庚辰魏主鑿廬園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庚寅以侍中領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爲太子詹事辛卯立皇子宏爲建平王三月甲辰魏主鑿廬還平城癸丑魏主鑿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州定三州爲營

者謂之中詔今之手詔比表求還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
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臺下聲著西土爲士庶所安論者
乃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爲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
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既於西夏父有巨孽江在大朝以龍楚爲西夏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復生評論也義宣至鎮
勤自課屬事亦修理庚辰會稽長公主卒吐谷渾叱力延等請

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遣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爲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
河西王丁未魏主還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
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魏收曰處羅綠言嗜也魏晉王伏
羅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

書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六

九

四庫全書

其不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
里擇利專之可也遂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
慕利延大懼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
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冬十月己卯以
左軍將軍徐道爲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爲冀州刺史徙兗
州領須昌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始十
三年治鄆山又寄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昌也冀州
鎮歷下是歲沙

州牧李寶入朝於魏魏人問之以爲外都大官盛氣未

太子

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術知日所在

日與

衡光相推又以中星檢之知朔時冬至日在須女十二度此因堯典而制之

推之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候二至差三日有餘此亦用閏置朔日

如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

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遷疾前歷合朔日舊竟宋書月

食不在朔望今皆以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唐改作盈屋

律史記歷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朔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十餘五爲大餘小餘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減一詔付外詳之太史令

日盡奇日爲大餘奇分爲小餘積而歲周也

詔付外詳之太史令

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爲

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南兗州刺史臨川康王義慶卒義慶少爲

武帝所知常曰此吾家豈也元嘉初爲丹陽尹九年出爲荊州

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錄送物並不受唯畱心撫御州統內官

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遣五吏餉家在州八年爲四十所

安改授江州又遷南兗州爲性簡素東嘗然受任歷薄無浮淫之

過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少善騎乘及長不復

跨馬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陳郡袁淑文冠當時在江州請爲

衛軍諸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皆引爲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三百卷並行於世文

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

元嘉二十二年劉裕滅齊太平興君六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歷初漢京

房以十二律中呂土朱黃鐘不滿九寸更頭爲六十律錢樂之復

演爲三百六十律曰當一管何承天立譏以爲上下相生三分損

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認爲六十乃更設新律林毓長六十一釐則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從中呂還得黃鐘十二旋宮聲調無失。中讀曰仲尼歷志舊錄律准六寸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征孟康注曰從子數至戊母八下生林鐘數木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伍相也八八爲攝律在中呂律長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上生黃鐘當不止九寸故孔頤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某短分寸之別故鄭注爲移大節賦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黃鐘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大呂之六五大呂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太簇林鐘又位故爲夫婦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鐘上生云五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者終委羽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被于午以東之音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簇夾鐘

思德謹

樂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六
魏主靈如上黨西至吐京遼道元曰吐京在冀州西河郡吐單縣東夏俗音亂也後魏置吐京郡南臨州石樓縣魏對徙牧胡出配郡縣甲戌立皇子禕爲東海王祀爲義陽王三月庚申魏主靈還平城。魏詔諸疑獄付中書以經義量決。夏四月庚戌魏主靈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魏通西域使者往來輒鈔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靈使

巡帝謀伐魏龍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豫州刺史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爲南豫州治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頭爲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爲右僕射。乙酉以南兗州刺史義季爲徐州刺史。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駿至鎮擊斷驛道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潁山蠻最盛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梁墓所跨廣圓一百餘里湧水出於其山之隙時人以爲潁水所導亦曰潁山沈慶昌爲第十二宮上生萬歲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太簇爲角中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章凡六十管泉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將至乘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敬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遷上邦

南乙烏頭守炮罕 罷萬度歸至敦煌西幡重以輕騎五千度流

沙邊都善王辰都善王真達而綽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

平城考異曰本紀作真達今從西城傳西域復通 魏主遷如陰山之北發諸州

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

北邊令就北濟牧以餌柔然 王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夏頭城吐

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 吐谷渾慕璫之子被疋逆戰

那擊破之被疋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道

元曰三危山生擒被疋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

平城乞伏熾磐因赫連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

者數萬人 九月癸酉止錢衡陽王義季於武帳岡杜佑曰武帳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及上將行教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帳日旰不

便坐於其上因名

上

別部帥白廣平西掠魏新平安定諸胡皆聚眾應之又分兵東掠

臨晉已東將軍章百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吳又遣兵西

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

蜀永宗聚眾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者尋晉武公所居之河東蜀居梓郡者謂之梓沃也秦改

裴舉聞喜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

蜀聞喜縣無兵仗令變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屬鄉豪擊之永宗引

去魏主尋命辭諱之子拔糾合宗鄉黨謀之鄉黨並於河際以

計辭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

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

討白廣平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

辛未魏主還平城

魏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

知懷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臧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

康爲解救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識

帝必以非道晏稱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陛下意不滿

之際蕭氏夷猶也國之存亡既不是繁早肆民上至傳晉

以服事天子爲職也高祖恩固本枝崇樹確祚後世遵守迭據

使一人肆於民上

非善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

應

之有眾十餘萬遣其弟趙紹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魏長安鎮

副將拓跋紇帥眾討吳乾敗死吳眾愈盛民皆渡渭犇南山長安南山

也魏主靈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

州丘屯渭北 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碭磧津 蓋吳遣

別部帥白廣平西掠魏新平安定諸胡皆聚眾應之又分兵東掠

臨晉已東將軍章百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吳又遣兵西

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

蜀永宗聚眾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者尋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

裴舉聞喜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

蜀聞喜縣無兵仗令變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屬鄉豪擊之永宗引

去魏主尋命辭諱之子拔糾合宗鄉黨謀之鄉黨並於河際以

計辭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

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

討白廣平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

辛未魏主還平城

魏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

知懷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臧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

康爲解救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識

帝必以非道晏稱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陛下意不滿

之際蕭氏夷猶也高祖恩固本枝崇樹確祚後世遵守迭據

使一人肆於民上

非善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

應

與睡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睡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睡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大將軍謂義康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睡甚慄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舉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張溫事見六十五卷魏黃初二年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王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其爭將不得遂其志也近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六

中

四庫全書

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見上卷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棹櫂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直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睡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恩則未敢道耳睡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奔集清通睡會祖江祖清引多有名行而不得遇如帝王人以大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誠乎避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睡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睡與沈演之竝爲帝所知每被見多同睡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見引見也睡以此爲怨睡累經義康府佐覽侍素厚中閒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

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睡求解晚隙復致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竝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焉謂蔡臺中爲許爲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識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條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趙伯符時爲領軍將軍故欲以儲宰蓋欲削殺太子劭湛之時等投命奮戈卽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个追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綏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眾睡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間也睡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六

中

四庫全書

帝扣刀目睡拔刀微出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遠晉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睡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典客令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睡睡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讀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踳邪帝以睡墨迹示之乃真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坐風吐款辭氣不絕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散騎侍郎集書省官也顧子雲白散騎侍郎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郎諸騎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識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勿遣棄存之中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

泉之下少塞晝責睡在獄爲詩曰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睡本意謂入獄卽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睡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睡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時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掌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據城紛紛喪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睡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睡母至市涕泣賣睡以手擊睡顙頷顏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睡悲涕流漣綜曰男殊不及夏侯色睡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睡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睡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七

恩讐

史記元嘉二十二年

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不稱者常恥作文士文忠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華率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繪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領識其數皆爲人言多不能賞章或異故也昔維摩論皆有情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更以下及六賈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皆其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實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舍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章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十八

恩讐

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

常均猶言平常也

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劉宏仁

范蔚宗劉德字宏仁皆狃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

朝而隕廟之所謂咎能翻爲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睡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孫之子也

先爲徐克二州刺史與睡厚善睡敢以爲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甯朔將軍沈攸爲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

我乃不知得罪爲立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

伯符猶之之子也

高祖母孝穆皇后之弟也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

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禮記郊特牲日莫廟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號竹在下貴人聲也

魏安南平南府移晉兗州

安南平南以兩國二將軍府

儔置諸州多置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

周官職方氏屬州舊曰

具區御古曰具區在吳

兗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楊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

具區觀化南國開館飾邸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餌之

秋每存豐厚

魏拓跋太平真君七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顥罷

戊辰魏主發軍至東雍州臨辭永宗皇帝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

自來眾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水

齊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宋紀六

戊

昌黎

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宏農棄城來

奔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

此華陰之洛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長城

自朝賓也聞益吳在長安北魏主以魏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

洛者也聞益吳在長安北魏主以魏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

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益

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

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

猝未可平魏主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吳眾聞之悉散

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二月丙戌魏主至長安丙申如益

屋歷陳倉還如雍城所過誅民吏與益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

破益吳於杏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詔以吳爲都督關隴諸軍事

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雅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爲吳聲援遣使賜吳

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 初林邑王范陽道難遣使入

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頹帝遣交州刺史桓和之討之南陽宗

愍家世儒素慈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愍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愍自奮請從軍詔以愍爲振武將軍和

之遣愍爲前鋒陽道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

成_{朱梧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時公其地}朱梧_朱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遣府戶曹參

軍姜仲基等詣陽道刺史府_{者交州}陽道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

范扶龍於匯粟城_{水經注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匯粟城南高}山東遷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陽

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愍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魏主靈與崔浩皆信重冠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教每言於魏主以爲

齊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宋紀六

昌黎

佛法虛誕爲世費害互悉除之及魏主討益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

非沙門所用必與益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閻寺沙門閱

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齋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並敕留臺下四

方令一用長安法_{魏主出征太子居守故謂平城爲留臺}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

僞妄假歎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

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

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禍亂天罰亟行生民

死盡五服之內鞠爲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族承天

緣欲除鶴定真復尋農之治其一切盪除城甚歷迹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狀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領諸軍刺史諸

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阤之太子晃秉

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名爲計沙門多

亡匿猶免或收載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有沙門惠始

普初師羅什三輔人多宗之高祖滅秦留于義真鎮長安夏主勃

勃追敗之道俗被坑戮者無算而始破刃無傷勃勃大怒召始於

前以佩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始到平城多所

訓導及是魏主毀滅佛法境內無復沙門始怒杖錫到宮門有司

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魏主令依重法屢斬不能傷

魏主曰汝何不以手自擊之答曰臣手無力不能自擊

魏主曰汝何不以口自咬之答曰臣口無齒不能自咬

魏主曰汝何不以頭自撞之答曰臣頭無髮不能自撞

魏主曰汝何不以足自踏之答曰臣足無筋不能自踏

魏主曰汝何不以鼻自齧之答曰臣鼻無肉不能自齧

魏主曰汝何不以耳自割之答曰臣耳無骨不能自割

魏主曰汝何不以目自剗之答曰臣目無睛不能自剗

魏主曰汝何不以舌自割之答曰臣舌無根不能自割

魏主曰汝何不以齒自齧之答曰臣齒無肉不能自齧

魏主曰汝何不以髮自拔之答曰臣髮無根不能自拔

魏主曰汝何不以筋自割之答曰臣筋無肉不能自割

魏主曰汝何不以肉自割之答曰臣肉無筋不能自割

魏主曰汝何不以皮自剗之答曰臣皮無肉不能自剗

魏主曰汝何不以骨自剗之答曰臣骨無肉不能自剗

魏主曰汝何不以髓自剗之答曰臣髓無肉不能自剗

魏主曰汝何不以血自剗之答曰臣血無肉不能自剗

魏主曰汝何不以肉自剗之答曰臣肉無筋不能自剗

魏主曰汝何不以筋自剗之答曰臣筋無肉不能自剗

魏主曰汝何不以肉自剗之答曰臣肉無筋不能自剗

魏主曰汝何不以筋自剗之答曰臣筋無肉不能自剗

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諸以自衛取正自衛通鑑原文作自衛注云之宋書原是自衛其弓鎗利鐵民不辨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理爲長故改正之

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竝修在於疆

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

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都謂南徐州所

近在邦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

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

非苟任彊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減齊用技擊厥眾亦離漢

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

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率朝士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

責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五

恩惠錄

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

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聲戰見貌足相識夜戰則晉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

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

營其閭術墉郭存者因而卽之其有毀闕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方將漸就修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

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

氓兼千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惡兵灘而敵不

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穀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魏金城邊蜀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

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卻之氏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

萬餘人休官居各二種皆犯兵廳領會敕文擊討之餘眾推會爲主印

敕文相攻夏四月甲申魏主盡至長安戊子魏人毀鄴城

五眉佛闍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釋永昌其

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丁未大赦仇池人李洪聚

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氐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並立若須我

者宜先殺洪會誘洪斬之送首於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還安豐

公閣根帥騎赴上邽末至會乘東城走對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嚴

兵守之格鬪從夜至旦敕文曰城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

卒未易克也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乃以白虎幡

宣告會眾降者赦之會眾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

責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五

聚眾屯松多川水經注松多水出隴山西南流逕隴縣北又西南注秦水敕文又討平之

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魏主還遣永昌王仁高

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

象浦采蒲即盧谷浦盧容蘇即秦象郡象林縣地故亦謂之象浦林邑王陽邇傾國來戰以具

裝披象前後無際謂之具裝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

獅子似虎正黃有頸形尾端皆毛大如斗爾翼曰程天子薄發

數尺數數質鼻昂昂立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

和之遂克林邑水經注林邑國都治興沖在青冷縣阿貢浦西去

六月貨鹽和陽邇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

無所取還家之日女櫛蕭然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申魏

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逃內戍